



6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将在疫情暂时缓解的当下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就这次讲话后的第二天,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加入反对党前进党,无疑是打了哥哥的脸。三年前,李显扬与李显龙因父亲李光耀故居公开闹翻,如今大选在即加入反对党,这对兄弟的梁子正越结越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

## 为反对党高调背书

新加坡此次大选来得比以往要早一些。新加坡国会为一院制,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任期5年,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政党组建政府。上次国会选举于2015年9月举行,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国会89个议席中的83席,李显龙作为总理继续执政。

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正是新加坡国父、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在2015年,李显龙领导人民行动党取得69.86%的得票率,远超2011年大选时的60.1%。而在2011年大选中,陈清木曾给人民行动党造成压力:那一年,担任过26年议员的他参选总统,仅以0.34个百分点的微弱差距败给人民行动党人陈庆炎。

2019年初,陈清木注册成立新加坡前进党,颇有想打破人民行动党一家独大的意思。陈清木公布注册新政党的消息后不久,李显龙的弟弟李显扬就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表态支持兄长的这位竞争对手,而且不乏溢美之词:“祝贺陈清木和新加坡前进党。我与陈清木认识多年,他一直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很幸运能有他为新加坡服务……如今,他将培育未来的议员,这些议员们将会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并把国家和人民置于党和自身利益之前。陈清木是新加坡应该拥有的领导人。”

当时就有人猜测,李显扬可能会加入陈清木的前进党。现在猜测终于成了现实,23日李显龙宣布解散国会,于7月10日举行大选;24日一早,李显扬就身穿红白色的前进党服与陈清木一起吃早餐。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他们吃早餐的地方位于新加坡丹戎巴葛集选区,那是李光耀生前坐镇多年的选区,也是前进党准备竞逐的选区之一。他们以这种既高调又生活化的方式宣布了李显扬加入反对党前进党的消息。

不过,对于李显扬是否会参加竞选,两人卖足了关子。陈清木说:“搞政治的,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出击,时机很重要。”李显扬则说:“我参选的话,你们会知道的。”

24日晚,前进党还发布了一段李显扬录制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呼吁人们支持前进党,并表示:“人民行动党已迷失方向,我的姐姐玮玲也赞同……现任政府与李光耀任总理和内阁资政时的政府截然不同。”

这话相当于直接挑明,李显扬和姐姐李玮玲对李显龙领导的政府不满,要和大哥对着干。陈清木则直接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他(李显扬)的父亲是建国元勋,他决定加入前进党是个明确的信号,显示现任(政府)没有照着他父亲的意愿行事。”

## 不同的人生道路

李光耀有三个孩子——长子李显龙、女儿李玮玲和幼子李显扬,亲兄弟姐妹为何如今翻脸到这种地步?从表面上看,是2017年那场关于李光耀故居的争端;但从兄弟两人的生命轨迹和性格来看,或许他们终究不是一类人。

1952年,李光耀和夫人何玉芝迎来第一个孩子李显龙,从“显龙”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们对长子的期望。两年后,他们的女儿李玮玲出生;1957年,李显扬出生。年龄差5岁的兄弟俩早年的求学经历差不多:他们都是学霸,都获得过新加坡总统奖学金,都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本科。不过,在读研时,两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李显龙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获得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李显扬



李显扬

# 跟李显龙唱反调的弟弟



李显扬(左一)、李显龙(右二)和李玮玲(右一)。(资料片)

则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拿的是理科硕士学位。

两人虽然看似一个“学文”一个“学理”,但李显扬在数学上的天分远不如哥哥。李显龙在剑桥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因其成绩出色而深受老师器重,在考试时,他因为破解31道难题获得31个“特优”,比排名第二的学生多出12个。李显扬自知无法与哥哥相比,便表示“没关系,我不学数学,学工程”。虽然李光耀评价小儿子“很自信,不担心比不上哥哥”,但他也曾说:“我擅长数学,我

# 16年后,她和亡夫以这样方式重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匡琼琼 编译

16年前,35岁的布莱恩·赫林顿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他的一个肾脏捐给了患有肾衰竭的杰弗里·格兰杰。16年后,格兰杰获得的这个肾脏也开始出现问题,赫林顿的妻子特里·赫林顿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他。赫林顿夫妻二人的肾,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一个陌生人身体里相聚。

2004年,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维修工赫林顿在工作时不慎从屋顶摔下,不幸去世。由于他是一名注册器官捐献志愿者,赫林顿的心脏、肺、肝脏、胰腺和肾脏被捐给了四个人。格兰杰就是其中一名受捐者,他患有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此前经历了多年的疾病折磨。2004年,格兰杰被医生告知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关键时刻,赫林顿的一个肾脏和胰腺救了格兰杰的命。

器官移植手术成功后的第一年,供体者和受体者的家庭只能匿名进行交流。一年后,赫林顿的遗孀特里·赫林顿给格兰杰寄了一封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信,之后他们第一次通了电话,在交谈中一见如故。“我和她聊了整整45分钟,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一样。”格兰杰说。

接下来的15年,同住在佛罗里达州的特里·赫林顿和格兰杰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通电话、在社交媒体上互动,还会私下见面。特里·赫林顿带两个儿子回娘家会路过格兰杰所在的城市沃西萨,两人一定会见上一面。“我们和格兰杰会一起去看海,有时他的妻子帕姆也在,我们会在沙滩上散散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相距不远,所以我可以经常来看他。”特里·赫林顿说,“其他三位受捐者住得比较远,我和他们虽然是朋友,却不像我和格兰杰这样经常联系。”

然而,去年4月,格兰杰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他从赫林顿那里移植的那个肾也开始衰竭,不得不重新接受透析治疗。59岁的格兰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49岁的特里·赫林顿,后者主动提出:她想捐一个肾给格兰杰。



特里·赫林顿(右)和杰弗里·格兰杰

格兰杰一开始还以为特里·赫林顿在开玩笑,但她表示:“我是说真的!我想给你一个新的肾。”她还前往医院接受检查,2019年10月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出现了:他们竟然配型成功。

器官移植手术原定于2019年11月在佛罗里达大学健康尚兹医院进行,但格兰杰当天早上低烧,后来又因肺炎入院,手术时间因此耽误了几个月。但他足够幸运: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范围暴发前,格兰杰和特里·赫林顿于3月3日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手术那天,医生问我需不需要来一针安定。我说,‘不用了,我又不是做手术的人,你们才是,你们需要镇定剂吗?’”特里·赫林顿说,她的心态非常轻松。

手术也非常顺利,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肾移植副教授兼外科主任肯尼斯·安德鲁尼博士说,对普通成年人来说,器官移植手术延长的寿命将比透析多一倍。他还特别强调,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丈夫和妻子“接力”为同一个人捐献器官的故事。

如今,两人都恢复得很好,在格兰杰的身体里,特里·赫林顿捐出的那个肾脏正在亡夫赫林顿的肾脏旁发挥着作用。“以这种方式,我和丈夫又相聚了。”特里·赫林顿说,“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丈夫‘在一起’,我愿意做任何事。”